枕戈誌
坤

桃戈誌下編上

丙子十二月十三日金慶徵璗以都檢察使將八江都也其母及妻各乘屋轎婢子着剪帽與其卜馱并五十屯幾盡京畿夫馬有一婢所騎馬足蹶見落謂其不善待應行杖京畿邑陪吏於路左與李敏求副使洪命一從事先入江都原任大臣尹昉金尚容禮曹參判呂爾徵正郎崔時遇社稷令閔栯參奉池鳳遂栁遒宗廟令閔光勳直長李義遵奉事呂爾弘奉宗社承旨韓興一護嬪宮元孫與淑儀及兩大君與夫人諸宮人駙馬公主翁主隨行知事鄭光績宰朴東善前判書李尚吉前判書姜碩期同知鄭孝誠都正沈誢以老病寧

臣奉承傳入去(武宰知事)邊瀹(前參議)洪命亨(前參議)沈之源(前蹦)
李時稷(奉禮)正趙希進(前掌令)鄭百亨(弼善)尹烇(前校理)尹鳴殷
(修撰)李一相(工曹佐郎)李行進(佐郎)朴宗阜(直講)邊復一(都事)奇
晩獻(戶曹佐郎)任善伯(承文正字)鄭泰齊(正字)林𡱓(學諭)尹瀁(前縣監)沈
東龜(僉正)李士圭(司僕主簿)宋時榮(別坐)權順長(奉常主簿)高進民
或未及扈從或分司在洛者從後隨入(禮曹判書)趙翼
別無承傳而落後自南陽初為義兵轉入江都
(前大司成)李明漢(參議)李昭漢方在草土以退避為未安
於分亦為入去是時嬪宮到甲串津無舡不得
渡留岸上晝夜上下皆凍餒然濟人之權在於
檢察而舡隻皆在越邊不能相通嬪宮自屋轎
內出玉聲大呼曰慶徵汝何忍為此留守張紳

言於慶徵鄭濟嬪宮以下而其他士民避亂者
不知其幾許千萬遍滿津頭矣賊兵至一瞥之間
蹴踏殆盡或被搶掠或投海水
慶徵舡運金浦通津之倉穀名爲賑救島中士
大夫而獨渠親知外无一人得食者當時穀貴
寶賊欲圖自已之利且將移運海州結城倉穀
矣江都被陷未及遂計自以江都爲金湯賊不
能飛渡朝夕宴樂日以杯酒爲事山城被圍累
月聲聞不通而不以君父爲念大臣或有所言
則輒曰避亂大臣何敢指揮大君或有所議則
又曰當此危難之際大君何敢與焉以是大君
大臣以下莫敢開口別坐權順長生員金益謙

上書於慶徵啟求張紳等曰薪膳即事杯酒非
時慶徵等與之慶徵固不足責其餘諸人皆恃
其險無意防備放送哨官盡還其家一島之外
不為偵探識者莫不寒心
或傳忠清監司鄭世規死於賊陳大臣以李敏
求代之敏求以江都為萬全之地湖西為必死
之所遑遑汲汲百般謀避分司促其行謂海氣
寒冱不可冒禦寒之具責取燒酒托此曠日而
且欲率去其妻子金尹兩相相議曰若爾後弊
列邑遂止之先是京畿監司在圍城中圻邑之
事無可分付廟堂請以敏求為畿伯上曰予以
此人欲托六尺更擬他人大臣曰雖拜此職他日之托

未爲不可云則 上許之賊圍甚密 教旨終不得出送
三道舟師死一人赴難惟忠淸水使姜晋昕星夜入援險
察使〻以所領舡隻分置於燕尾亭及諸處本島舡則皆
在廣津
丁丑正月二十一日通津假守金瑱牒報曰賊方以童車載
小船向江都云慶徵曰江氷尚堅何能運舡謂之亂軍情
方欲斬之甲串把守所報亦如慶徵始爲驚動以海崇尉
尹新之守大靑浦金昌君柳廷亮守佛院俞省曾守長令李
坰守加里山慶徵出鎭〻海樓下自守甲串軍卒不滿數百事
已危急而軍器火藥分給之際隨給隨錄倉卒乖措如此
何能有爲守一大君初與慶徵出見陣處見其兵數零星遂
入城中更欲收拾軍器以爲防守之計人皆走散不得已

始爲城守留守張紳爲舟師大將猝發廣津戰船泝向甲串而時當下絃潮水甚少達夜刺船二十二日曉頭僅至下相去五里許姜晋昕率七船住甲串與賊力戰々船被焔者數隻晋昕船亦被大炮數十穴軍兵死者數十人晋昕身被數矢而所奪賊矢及戰具亦多晋昕所領之船甚少張紳則見賊勢甚急無意前進晋昕擊鼓揮旗催督張紳々終不進晋昕呼於船上曰汝受國厚恩何忍如此吾將斬汝紳不動仍順流而下時井浦萬戶鄭埏德浦僉使退軍鄭埏輩因退賊初疑其設伏不敢發船及賊船一隻衝過戰船之間泊岸下陸者七人而無箭可射只手持一釼无馬步行遠岸而北上岸賊周望无藏兵處知其无備登高處以白旗招越邊之賊於是賊船蔽海而渡本邑中軍黃善

身棄哨官百餘力戰於鎮海樓下身自射殺者三軍人射
殺者六善身力戰死之軍皆逋散盖江都哨兵皆在張紳
船中以主將退縮无一人下陸者慶徵自知无可奈何棄
走浦口舍馬登舟是時慶徵張紳之老母在城中而令皆棄
船而走兩家老母死城中 相臣令若干人守城曰若有先出
者當行軍律嬪宮令金仁徐後行林友聞權俊俞好善等
五人奉元孫出往海口宋國澤閔光勲呂爾弘閔栟柳頲李
遵義部將閔又祥等相議曰元孫已出吾等守城何為皆出
城隨去金仁抱元孫而走馬疲賊廹宋國澤援騎及至海上
適有艤舟若待後然遂浮海數日到喬洞此實天也聞孔耿將
欲搜處諸島自喬洞移住文島仍向唐津方渡文島時島人
大會津頭問此船來自喬洞否船人詰其所問島人曰今夜島

中諸人之夢有船擁五雲自喬洞到本島故云人皆驚異朴
知事東亮沈希議之源亦在其私親間之國澤以此加資而
其餘亦皆陞叙大臣啓辭此皆宗廟社稷之官棄其廟社
主國澤之外皆還爲追奪
賊兵四圍前右相金尚容已知事去脫其所着衣付家人曰汝
若全保以此衣傳諸兒以爲他日歛葬之具因往南門樓火
藥櫃他人在傍者皆揮去金益謙權順長獨不去并死於灰
燼中
尹昉以廟社提調在廟主奉安之所及賊至昉呼曰汝殺我賊不
應投廟主於汚溝昉收拾廟主裹以空石馱於卜馬渡海欲偷生
賊迫下陸慮其廟主之被辱分載奴僕衣服使婢子騎其上事
定後三司俱發論以按律目被罷黜一爲付處放還未幾而終

都正沈諹與其妻將死製疏納諸懷中而並自決其疏曰

臣沈諹百拜上書于南漢山城 主上殿下臣與妻宋姓同日自決以報國恩

注簿宋時榮初與李時稷同舍時榮先自決時稷結項使奴引之奴不引從命以所製賛文及綱巾付家奴遺其子

賛曰長江失險北軍飛渡醉將惶怯背國偷生把守瓦解萬姓魚肉况被南漢朝暮且陷義不苟生甘心自決殺身成仁俯仰无怍嗟爾吾兒慎勿傷生歸葬遺骸善養老母縮伏鄉廬隱而不起區〻遺願在爾善述遂死之

士大夫自決者金尚容鄭孝誠洪命亨尹烇鄭百亨皆旌閭其中三人或稱為賊所殺云而無目睹者豈可以流言沒其善哉故寧臣閔仁伯之子垾先殺其妻然子後自決

一子遠在他頼以得生李士圭死於賊鋒如此輩者不能盡記
婦女之自决者金瑬李聖求金慶徵鄭百昌呂爾徵金槃李昭
漢韓興一洪命一李一相李尚圭鄭善興之妻世子府院君韓
浚謙之妻母子延陵府院君李好閔之妾女即鄭孝誠之妻也
其婦人之死節者甚多未能盡記可惜金震標迫其妻使之
自盡金瑬及慶徵妻見其婦死继以自决
新及第李嘉相文章早著志行冠人其慈母宿疾六七年暫不
離側藥餌飲食不任婢僕知其行者莫不歎服至是賊兵至
僅得藏其母而身則被擄賊退後其妻負其母而走嘉相不
料其妻之負逃意其母不能自動必死於當初被擄之所冒白
刃逸故往来賊陣尋其母屍旋執旋逸如是者六一日適入外
島中僻寺又將向賊陣士友之避乱寺中者牽衣而止之答

曰我亦知其在此則生去則必死念病母萬无生理不忍獨生仍裁書付僧使傳其父兄以通為子死之意強入賊中終至被害死於孝亦是死節故錄焉　權順長自焚後其妻即李久源之女也先縊三女而後自縊死順長妹十二歲處子亦自縊死此皆婦人之能斷於義者也

李堈及尹新之皆在防禦所其父即在城中賊滿路塞皆獨自乘船而逃亂定後俱被重勘俞省曾等不為防守亦先逃去

陷江都者九王也及其回軍城中被擄者放還城外被擄者率皆獲去戊寅七月掌令柳碩朴啓榮等啓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死生榮辱理無獨殊豈可以運之汚隆身之利害而貳其心哉前判書金尚憲以一時名望

受知於 聖朝帷幄十年最恩遇眷注之深分義之重何忍棄
殿下於危難存亡之際乎方南漢下城之日君父陷不測之危
臣民罔同極之痛先身後君義之所不敢出金尚憲旣不如
鄭蘊之刺刃則始終禍福惟 殿下與共而抽身遠走曾不顧
念時事稍定竟闕未覲偃息便地越視王室自爲潔身全節
不事汚名鼓舞異論彰國之惡而眩亂人志噫人臣之義
至此掃盡矣要名敗君樹黨誤国尚憲餘事耳其無君不
道之罪不可不懲請命極邊圍籬安置 答曰金尚憲論罪太
悅豈之無妨
大司憲金榮祖以陳奏事將赴瀋陽上疏請遞 畧陳救意 禮曹判
書李顯英劄子大槩金榮祖上疏啓下該曹而伏見金尚憲
論罪太悅之教臣亦曾忝法官不覺瞿然先削臣職 盖其意欲伸救金尚憲也

答曰此劄子似無前規亦有如此規例乎問啓
特平李海昌方在呈告中即出士論啓請柳碩朴啓榮等
削去仕版永不叙用答曰此啓辭還出給勿出朝報仍傳
曰如此无前怪妄之疏政院何以捧入耶諸承旨所為亦
甚可怪矣李海昌以此遠竄盈德
玉堂副提學李縡應教洪命一修撰李行遇等劄子大槩
柳碩罷職朴啓榮遞差 答曰此人只取欲死之名終無捐軀
之實以予觀之其不及任天真者似遠矣棄其危難之君翱
翔安靜之地其與滂泣隨駕忘身盡瘁者亦似不侔矣而
卿等過為褒美无乃公道不足而然耶憲府所謂乾沒等語
皆是滄浪自取之事何必過為盛怒哉柳碩等誤有罪過
臺諫自當論之何必如是遑遑有似捕盜哉今此舉措實為可

駭予甚惜之
左相崔鳴吉劉子大槩金尙憲文章操行見重於一時當
南漢被圍之日挺身赴難裂書痛哭其節義誠似可尙溝
瀆之諒自不能下乃欲責望於奉社稷宗廟之君悻悻出
城不顧而去跡涉無據忠臣去國不潔其名彼其平日自
恃如此而臨危處身乃至於此見者不察指謂高致世道
之憂良亦不淺雖然跡其所爲特出於剛偏太過識見不足
一時見得之差遂成多少狼貝其在今日不過田間之一通
臣亂之不聞益見天地之量何至於無君不道之目過爲
擬律使人心不平益長携貳之漸乎李海昌不問長官獨
出論劾事甚無據遞此之命亦出寬假其他二臣理難獨
免臣之愚意勿問論議異同并加遞免令不得更生鬧端

方合鎮靜之道臣之不與金尚憲衆所共知爲世道憂不得不
如是 答曰柳碩等劄辭如此當令依劄施行
金榮祖遞大憲金槃代之啓辭大槩柳碩朴啓榮不恤公議
獨主私見乖措不美羣情甚駭請命罷職
答曰因大臣劄子已爲遞差更勿煩論 金尚憲圍籬安置事停啓 新除授持平
朴守文上疏遞差
八月掌令李尚馨持平金重鎰掌令李烓 尚馨在外李烓 啓曰論金
尚憲之罪雖始發之際纖欠周詳實係明君臣之義国人所共知
非一人之私言也欲救金尚憲者汲汲繼起詳彈互發扶植罪人
搏擊言者玉堂則身被嚴旨不思引咎憲長則躬行彈劾不
暇顧例獨停重論如恐不及何其無忌憚之甚也請副提學李
䅘應教洪命一修撰李行遇大司憲金槃並命遞差 答曰依

啓

持平金重鎰避嫌大槩掌令李烓不避嫌跡更起鬧端憑依黨論欲濟其私輿情共憤識者寒心請掌令李烓遞差

傳曰一人之言實非公論違例之事可否不可此啓辭還出給今後如此彈文勿為捧入（重以此特除鎰北青判官）

大司諫崔惠吉避嫌金尚憲以一時重望之人求死不得終不來覲於下城之後其情雖恕難免人言至於斷以重律則上果何公論乎李海昌之柳碩等所失甚相遠而遞職遠竄輕重懸殊金重鎰之於李烓所失本無異（同）臣之愚意終不無罪同罰異之歎故欲以此論啓僚議不一臣忝長官言不見信（請命罷職）

正言鄭之虎啓曰李烓決可不與金重鎰同罰而長官終

不肯諸先為請避臣不敢獨冒請命罪斥
獻納崔繼動啓曰頃日齊坐時以論遞玉堂事發於席上
令見大司諫崔惠吉簡通則以掌令李瑆持平金重鎰獨
為彈劾殊失事體并請遞差臣既欲論劾玉堂而又遞李
瑆則必涉無據李瑆之遞玉堂圈長實出於公議獨啓未
為不可金重鎰歷歇清顯 所致也其所謂不避嫌跡實自
道也臣之所見與同僚相左請遞臣職
玉堂副提學金壽賢應教鄭致和修撰沈廥劄子大槩崔
惠吉遞差獻納崔繼勳已言鄭之虎出仕 答曰依啓
八月晝講經筵官參判李景奭玉堂睦性善沈廥入侍李
景奭曰柳碩之論出於挾憾此非公論 上曰挾憾之言非
矣當觀其是非而已金尚憲鄭蘊所為一體只知金尚憲

而論之非也但尚憲不問其君不哭其先果謂得人倫乎金尚
憲以榮祿之臣相從一紀餘遭此罔極之變棄君父不問目
今潔身遠居者尚憲之所作俑也此時論尚憲者雖謂鳳鳴
朝陽可也睦性善曰為今之計莫若先立紀綱明其是非矣
兵曹參判李敬輿在鄉辭職上疏大槩臣在南漢目見金尚
憲鄭蘊盡絶辛生求死不得之狀尋常歎憐自懷慚恧
不為之人意見不同到今攻斥金尚憲抑攻索怪小人至
請安置之律二百年禮義之邦為天朝為義者惟此二
臣又從而深攻焉則其何以有辭於天下後世也兩臣之事足
以為国之光有何彰国之惡也以此為罪臣竊未服也
十月掌令李汝翊持平李道長啓曰見危負君臣之大罪
也苟不以法治之則其流之害將至於臣不臣而国不国

可不懼哉前判書金尚憲求死不得則義不敢　而托疾
僵卧絶不扈駕顚乃　徃春川尋挈家眷踰嶺擇便處從
賞加乃是恩典而封還教旨若將浼焉况春宮異域之行職在
賓客終闕拜送其與孫傅之請從一何相左也請金尚憲中道
付處人臣之事其君見危授命無可去之義而今判鄭蘊
刺刃不死病已之後義當來覲而邁〻故鄉無顧念之意要
潔其名不念分義之重爲人臣子安敢如是請鄭蘊罷職
不叙　答曰姑之可矣不必施罰盡啓辭中封還教旨　徃
春川職在賓客等語皆誣語也掌令徐祥履啓曰臣伏見
本府論金尚憲鄭蘊等之啓不勝驚駭李汝翊等更發
已停之論作一時奇貨以爲擠人之機穽何其甚耶臣之
愚見如此不可苟同於一席請命罷斥正言嚴昇壽朴守

文書色李道長李汝翊徐祥履并命進差執義權㶅出仕

答曰依啓祥履以此特拜鏡城判官

大司憲徐景雨呈辭進差金榮祖代之又進金槩代之啓

曰臣之愚見已悉於前今何更瀆第告君之辭不容有一

毫虛忘而初不下送之教旨至謂之封還不敬之罪暗昧

加人似此乖措豈是出於亡者乎至於鄭蘊之特出獨行

聖上之素所容許刺刃求死其志可見執謂撲直任真之

人乃生計較要名之意乎欲加之罪臣實未曉也決難爲

冒首席請命罷斥臣職 傳曰金尚憲加資教旨該曹何

不下送耶問啓兵曹啓曰此教旨本曹別無下送之規吏

曹書吏金義信受去以在遠道故不即傳送色之文書軸云

執義權㶅啓曰臣臣於金尚憲心實非之而秋間承召上來

正値西事艱虞不敢提起往事以開鬧端及臣移忝本府已
發於僚席未得蒙允今見大司憲金䌖引避乃與臣之所
見相左何敢偃然虛忝請命遞斥
正言朴守文啓曰臣之愚見與長官相左請命罷斥
大司諫崔惠吉啓曰金尚憲鄭蘊之事憲府提起陳論更惹
鬧端此豈今日之急務乎且兩臣心跡似不可強爲分別而擬律
懸殊尤未知其可也大司憲金䌖不爲苟同蓋出於鎭靜今
日處置之道臣以此發言同僚先避不可仍冒請命罷斥
答曰 金䌖呈辭 權濤就職 十月憲府執義權濤掌令朴敦復洪瑱持
平李雲栽啓曰金尚憲罪狀已盡於前啓而 聖批乃以盡
而容之爲敎臣等之惑滋甚不得不畢其說焉宗社之計自
別於匹夫之諒人臣之義當盡於所事之君尚憲之責望於

殿下則高出於大王文王之上其所以自處則乃出於吉
卽孫傳之下其言之不顧行吁亦甚矣當日之事臣等槩
可想矣自以平生挾中之人不量事勢固守已見進旣不
能以国斃退又不能捐其軀一味漸恨悻悻下城以至君
危不恤兄屍不救自不知忘親負国之罪来萃其身及其
踰嶺之後不能靜處而引慝浮遊於湖嶺之間自負以辦侍
大節其與所謂窮人无所歸者一何相左識見偏暗雖謂之
不足數可也以聖人包荒之量豈而容之亦或一道而獨人心
不淑橫議興行以尚憲之故論議角立朝著不靖攻之者
目之以不道保之者許之以立節不道誠爲過當而實未
知所立者何節也夫以鄭伯之肉袒牽羊而子産受其政
宋高之忘親事讎而朱子立其朝上下數千載間人臣處

變不一其道而如尚憲所為求之簡冊蓋無其論宜中當
国事既去之後棄位而逃之占城尚憲之處其身務勝於
子產朱子而乃比於宜中臣等不知尚憲平日之讀書以
宜中為何如人也尚憲稍以清名自恃為一代所依此論
之發衆起而咻之必欲盈尚憲於無過之地黨論之壞人
心術一至於此誠可寒心大抵天下之事本無兩是必以
尚憲為是則令日在朝者為非是非之際衆人所趨皆將
相率而去自以為高致誰宜從 殿下於危難之際哉此
臣等之所大懼也議論不可不定是非不可不明請勿難
盈命中道付處 權渕所製 答曰罷職 金尚憲聞亡兄金尚容已從自京中下來
內浦行到忠州知其虛傳而返還所謂嶂
游湖嶺之間者指此也蓋諸臣謂柳碩李烓之挾感云者曾有乙丑年間謝性吾柳
頭聯名上疏伸救仁城君究死金尚憲時為大司諫重駁之睦柳性以廢棄十餘年李烓
曾在甲子逆變烓之祖湛父工曹佐郞晉英及烓皆不屈從金尚憲以大司諫論劾至請父
祖孫三代負国之人及今始通顯路又嘗以權渕為不正之人尋擧職齊集則於此而後

己故所論
如是矣

正言李道長啓曰頃叅憲府論金尚憲也實因國言之藉藉並爲
其不受賞加之律措語之間下字錯誤至被虛誣之所請
命遞職

掌令洪瑱朴敦復持平李雲栽啓曰臣於前日諸坐以罪
重律輕之意言及於席上執義臣權潡亦以爲然而業已
連啓引避瀆擾因前論啓矣今日持平李慶相以金尚憲
罪律不相副爲非臣等論事不中之失著矣請命罷下

執義權潡啓曰僚議以金尚憲前啓罪重律輕爲言臣曰
此啓則果如僚議改議而搆之如何僚議亦以爲然而改
搆之後又執前論臣意以爲此論之發只欲明是非定人
心律之輕重不必計較矣昨日又發於席上同僚引避何敢

晏然請命罷斥

持平李慶相啓曰今日行相會禮然後臣以為金尚憲之罪以避事論之不但付處而已云則諸僚先自引避臣何敢仍冒請命遞斥

玉堂應教鄭致和副校理睦性善修撰沈齊劄子大駁正言李道長掌令洪瑱朴敦復執義權瀣持平李雲栽李慶相並命出仕　答曰依啓李慶相遞差洪瑱朴敦復李雲栽就職

十月前以金尚憲付處速啓今日加請遠竄鄭蘊罪罷不叙答曰已諭勿煩

大司憲金槃遞差呈辭李行遠代之啓曰近來以金尚憲鄭蘊等事轉輾紛紜攻之者加以不近之説救之者亦不

得其實臣竊惜之玆兩臣自在山城求死不得及至還都攻斥斥和之議日以益峻非惟不敢進亦不得容於世其情可感不可懲也今之攻之者初不下送之敎旨謂之封還亂前已遞之賓客謂之猶帶一職湖西哭其兄喪則謂之浮遊回鑾舊都不可與崖山以屛伏嶺底亦不與占城同而至擬宜中之逋去遣辭備伺蒼卒率易位其能立公論而服人心乎至於鄭蘊之罪而不得其說初謂之要名竟以悻悻為辭吁亦異矣如臣疲劣叨授首席決難鎭浮議而振頹綱請命遞斥

持平鄭恭齊啓近日本府以金尚憲鄭蘊事論議方張其間意見稍有不同者則輒被斥去臣實痛焉當天地翻覆之日誓心不易者只有金尚憲鄭蘊也斥和之論旣云誤

国則兩臣不能自以為無罪而重入都門者其情誠可哀
也不此之諒乘時搆揑擠入手段吁亦甚矣臣之所見與諸
僚相左請命罷斥
掌令朴敦復洪璵持平李雲栽啓曰近以金尚憲論罪論
議角立群起而曲護之攻斥之使不敢言竊以為怪焉臣
等商議其律以遠竄論啓矣今見大司憲李行遠持平鄭
恭齊引避之辭則無非救解金尚憲之罪而攻斥臣等之言
也如欲爭卞臣亦疲矣何敢仍冒請斥臣等之職
正言李道長啓曰金尚憲之負 殿下者多矣為 殿下之臣
者見人之負 殿下則據法而論罪實出於公論今見大司
憲李行遠持平鄭恭齊之避辭不覺瞿然嗟咄也一品官
教何等榮章而終年投金於下吏之家實是意慮之所不

到而誤下封字臣已自作十年胄筵最承殊遇亂前已逮
今始初聞而昌陵當日泣血拜送者不獨春官之僚屬則
分義尤重之說雖使尚憲聞之亦必流涕而自服矣至於
鄭蘊不為來覲長往不返雖無顧戀分義之重且非不潔
其名之義論以薄罰亦欲防一時自好者口實也不圖乃
與金尚憲而並擧必曰兩臣兩臣至以强為分別為論事
者之罪案此又未曉也臣率爾論事以致不靖之端何敢
晏然處置命削臣職
正言任孝達啓曰金尚憲少有文名持身清苦足稱狷介
之士而賦性剛狭果於自用一生峻論攻斥異己則為人
亦可知矣當殿下出城之日終無係戀長往不返揆諸分
義豈得無罪既罷其職分論已行則亦可休矣臣之所見

如此何敢處置多官乎 請命罷斥

大司諫金世濂啓曰金尚憲事初非係國家存亡論議一潰彼此相激君危國亡置之度外臣叨首席其敢定是非鎮浮議哉決難仍冒請命遞斥

司諫洪命一啓曰大司憲李行遠持平鄭恭齊掌令洪瑱朴敦復持平李雲栽正言李道長任孝達大司諫金世濂并引避而退今者憲府之論金尚憲鄭蘊也定是非於衆口不齊之中別輕重於心跡一體之人所謂教旨責容誣狀呈露其於以擬之不倫何可種種攻砭哉二臣有罪無罪宜無異同而竄律罷罰科斷懸殊告君之辭不直終不免罔上誣人之歸為今鎮靜之責專在首席若去其已甚其餘啾啾何足掛齒請李行遠鄭恭齊出仕洪瑱朴敦復

李雲栽任孝達金世濂并令遞差

十一月初一日政大司憲南以雄大司諫金槃掌令李烓持平申濡正言鄭之虎黃𤄃

院啓憲府之論金尙憲采一時之公議則不可以罪尙憲者爲非也李行遠鄭蔡齊等護黨自誣以尙憲無一點可疵者然引避之私都是搏擊善者阿好傾軋之態莫此爲甚司諫洪命一不念是非之章、徒幸處置之故其手乘時逞私益遞多官只獨出兩人無忌憚之漸不可長命遞差答曰依啓 命一持拜高敞 初三日府啓金尙憲遠竄 答曰削奪官爵 初四日 鄭蘊罷職不叙停啓

初五日政司諫權𪿪執義李烓副校理李道長掌令任孝達修撰嚴鼎耉

初六日朝講欄而啓　上曰其罪不必深治初欲罷職而止耳
近來年少之輩過爲營救私措不美故已加罪今後則決
不可從停啓可也
初八日執義李煃持平朴守文申濡啓曰近以金尚憲論
罪事朝著之間氣像不佳臣等不[非]知鎭靜之爲好而臺諫
論事之體輕重久違一徇公議尚憲之罰止於削奪物情
皆以爲大輕臣等仰請爲期今日南以雄以停啓送簡臣
等以吏議答送南以雄更爲送簡以勢難參啓爲辭臣等
所見既與長官相左何敢晏然論事請命遞斥
大司憲南以雄陳疏辭職　上不許出仕啓曰近以金尚憲
事論議橫潰朝著不靖兩臣之　聖上既以施行公議亦
得少伸一向堅執似涉瀆擾臣停論發簡則同僚以

太遞爲答即爲引避臣何敢自是已晏然是非請命遞斥
大司諫金槃啓曰臣曾以此事重被扶植罪人無忌憚之
斥今晏敢晏然是非請命遞斥
院啓執義李烓持平朴守文申濡大司憲南以雄大司諫金
槃並引嫌而退止於削奪果似太輕朝著不靖欲爲停論
前既被參不敢處並俱無可避之嫌請並命出仕
十三日政大司憲南以雄陳疏遞差其代金湜在鄉獻納沈
磨正言洪瑱副校理林墰
二十三日府啓金尚憲遠竄停啓
庚辰正月大司諫朴璜啓辭大槩掌令柳碩用心處事似
非吉人正士請罷 上不允
柳碩上疏大槩臣本疎遇得罪於時見嫉於人久忝行護

軍金尚憲有忘君負国之罪臣知有君父而不知有權臣曽
叨本職畧陳所懷臣豈不知一論此人奇禍立至而盖其狂
妄之見不可移也今日朝廷之上無非尚憲之人者張目切齒
必欲殺之而幸頼天地父母曲加寬貸得至今日而含沙之毒伏以
伺影臣自料處心行事之諸何可免也 殿下深居九重何知今日
景像槃據之勢燀爀之焰威福一世十有八年以己異同竊達
其人臣有人情苟有患失之心則何可必利之途觸難犯之
怒而自取顛頓也哉臣又竊聞尚憲之疏曰自古無不死之人
亦無不亡之国身是匹夫而猶不能自決乃欲以溝瀆之量望
於奉宗廟社稷之人君何其不思之甚也即 殿下之臣可
愛者吾君雖萬被誅戮義難緘口亦臣職矣臣既已無狀
取人搆揑之斥豈敢強顏得玷班行並許鐫免以便公私

答曰省疏具悉臺諫之不正斥已洞燭爾勿控辭安心察職

上經年違豫汗使差胡滿日介來審於　上臥內然後使送

元孫及麟坪大君與夫人庚辰三月十五日今子一番出來

其後送一大君旋即俱還〻送元孫與麟坪及夫人

己卯秋賊使以五千舟師助攻天朝以林慶業為上將李浣

為副將發諸道舟師以赴師期

十二月初十日金尚憲上疏曰負罪臣金尚憲伏以臣積

毀碎骨分甘投荒伏蒙天地父母之恩行譴既免職牒繼

還偃息田廬沒身為期自念老病餘生朝夕待盡無以報

聖德之萬一日夜感激涕泣而已　頃者伏聞　上候違豫

久未復常臣子之心雖切憂慮素昧方技末由效誠近得又

聞朝廷從北使之言將發兵五千助瀋陽犯大明臣聞之驚

惑未定不以為然夫臣之於主亦有可從不可從子路冉求雖
臣季氏孔子猶称其有所不從當初国家衰弱力屈姑為
目前苟存之計而以 殿下撥亂反正之大志卧薪嘗膽今
已三年于茲雪恥復讎庶幾指日可望豈意愈往愈微事
之由從終至無所不至之地守自古無不死之人亦無不亡之国
死亡可忍從逆不可為也有復於 殿下者曰人有助寇讎攻
父母 殿下必命有司治之其人雖善辭以解 殿下不赦必
加以王法此天下之通道也今之謀者以為禮義不足守臣
未暇禮義以辨雖以利害論之徒能為強鄰一朝之暴而不
懼天子六師之移非遠計也自丁丑以来中朝之人未嘗
一日忘我国特恕其無救而敗拜戎非本心也関下列屯之
兵海上樓船之卒雖不足於掃蕩裘復遼瀋而其於禁

我国之為標則有餘也若聞我国之人為倀鬼於虎前問
問罪之師雷奔電擊帆風一日直到海西畿島之間毋謂
可畏者獨在於瀋陽也人皆曰彼勢方強違之必有禍臣以
為名義至重犯之必有殃與其背義而生終未免危亡曷
若守正而俟命於天乎然則根本固以此守国未有不護其
佑者也我　太祖康獻大王建義回軍逮三百年鞏固之
基　宣祖昭敬大王至誠事大被壬辰拯濟之恩今若棄
義忘恩忍為此舉則縱未顧天下後世之議將何以見先
王於地下亦何使臣下　忠於國家哉伏願　殿下赫然
改圖亟定大計勿為強暴所撓勿以邪議所詘以繼　太
祖宣祖之志以副忠臣義士之望臣受國厚恩久從大夫
之後雖在廢退當此国家莫大事之義不可泯嘿前日柳

琳之行臣居遠事迫未及献言並恨在當至今耿耿茲敢不
避忌諱輒陳愚悃恭俟鈇鉞之誅伏願 殿下垂察焉
庚辰十一月龍骨大梧木謂沙三人出來二將留灣上不道馳
到京中責以當初不如約條者十二件事乃向化逃還唐
人及我國人不即刷還三公六卿質子或以孽子或以跡
族苟充以送前徵兵以誤軍機今者舟師不得入來遲回
不前採蔘人及佃獵彼境者不為禁斷漢人舡隻到我境
者不禁不告江都及山城不言渠擅自修築柳琳欲為調
用使之等待而擅送南方林慶業所率軍兵往在彼地者
戰馬及粮餉不即送之軍前等事也恐嚇萬端領相洪瑞
鳳曾叅於山城約條時吏曹判書李顯英主用人都承旨
申得淵往年林慶業處送夫馬時有防啓叅判朴潢前在

瀋陽有祿知之事使之俱送故頷相以下諸人星夜馳往瀋
上所謂朴潢有祿知云者指祿知鄭雷卿事蓋鄭於丙子
之變以講院兼官自請赴瀋及我國所送紅柿生梨等物於汗
也鄭命壽改其文書減取其半雷卿欲因此事而除命壽與
司書金宗一院吏姜孝先密議且與漢人之投虜者同心結約
欲一時並殺而現露其事 世子往見汗時宗一陪行龍馬先知此
詐問宗一曰汝欲害命壽云然否宗一以不知答之龍馬即館
所問雷卿曰有之龍馬大怒囚雷卿於別處先殺漢人仍詰
責我朝廷自 上初欲送使救解相臣崔鳴吉曰如此則益致其
怒无益於雷卿不如馳送宣傳官使之賜死孝先之名雖不出於
胡人之口終若事發則初不如我国先為同時賜死之為愈如此則雷
卿輩或有萬一得活之幸 上從其言送宣傳官四月初八日賜死雷

卿孝先於瀋館 世子親欲往救於龍馬館中諸臣力請猶不止先送講官鄭知和於刑部見辱而還然後不得已止之兩人及死歛殯衣服皆自内出吊祭哀痛一出於誠遠近聞者無不感激宗一以此拿来論盈德

朴簪從前奉使虜中與龍馬兩胡及鄭命壽交結已久簪之到瀋陽至於龍馬出示其妻子龍馬曰令子即吾兒也其與虜親切可知而且與雷卿同處館中雷卿見簪多行麁鄙之事攻之太甚不與同坐相語及雷卿之死人皆謂簪之嗾也

領相吏判先到灣上申得淵到松京還上疏言今番龍胡之来專為臣身往則必死願死於朝廷 上命速往則又上疏言臣素無子姓收骨死人請率往外甥姜文明偕局請送之(文明即左相碩期之子欲藉其勢力故也)

中路聞吹角聲意謂胡差之來捕走八藪匍匐而行半月始到安
州狀啓言因晝夜來到安州云人莫不竊笑龍胡指吏判領相而
言曰貴国有鈄金陽者不用大淸年號南漢出城不隨駕 世子
往還亦不迎送不受官爵凡干上疏指敎年少輩爲之云然否所
謂鈄陽者蓋指金尙憲而胡語如此也詰責無數領相以下知其
終不可諱答曰老病在遠故官敎下吏不即下送此非不受官爵
云其餘事無復下別龍胡等曰使速來見備局因啓更令灣上
諸臣善處 上答曰依啓且此人如或徑死貽患国家念之領
府事李聖求密劄彼以不受官爵爲言若拜二相兼貳師
而入則可以舒禍云且備局別送下吏賫去銀兩行賂於彼處
胡初不甚催及甲得淵至灣上暫被龍胡嗔責出見鄭命壽
哀乞萬端指示生途命壽曰若無橫議之人可生得淵即書

給金尚憲書漢英咸昌士人蔡以恒等三人此則其外甥宣
川府使李烓嗾之云龍胡及聞此言催督三人使之兼程入
送備局以待淵事称以無據則 傳曰隔人求生不義也貽
患国家不忠也備局不以為患只称無據今日朝廷可謂無法矣
遠接使李景曾状啓丁丑以後臣非遠接則館伴非不知彼
中氣色即今形勢頓異前日金尚憲自知其不免至今不來
朝廷不為分付事云云灣上諸臣初欲救解及龍胡聞得
淵之言遂曰催督至以送兵一千於嶺南親自捉去云且以布
帒籠去云領相以下言語恐嚇京外騷動灣上諸臣大生恇
怯状啓 一日三續皆促送金尚憲三人也
金尚憲初以未有 上命而不可先自上去及備局関子到本
道十一月晦日自安東即發而言語動止一如平昔遠近親

舊先罔不哭送輿僕下卒亦皆流涕到京 上遣中使賜以
貂裘學給行資仍 傳曰卿先朝舊臣從遊予者亦且多
年義雖君臣恩猶父子頃年退去猶極缺然意謂禍生竟
至於此良由寡昧不賢之致言念悲慚不覺淚下也予切
欲相見難便未果顧卿善爲開陳以解其悲
金尚憲謝恩疏曰伏以臣言無少補身即遠行〻過國門
跡阻陛辞中心耿〻感慕徒增不意洞衷曲體微情内使
臨存天語惻怛貂裘接手暖氣回春若登螭頭再覲龍顔
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臣不勝瞻天望闕泣血馳情之至謹
昧死以聞答曰省卿上疏予甚悲傷卿須善對以副至意
行到平山胡差五人来見先去畧無困辱之事而龍胡急於
還歸催促甚至星夜兼程自平山三日至龍灣精神氣力

少無困頓即十二月十一日也龍胡與本朝諸宰設宴引金尚
憲坐於吏列之上衣布衣着冠負捽人而入〻即偃臥胡
輩亦不嗔怒龍將曰俺等已有所聞益言死諱答曰不知
何言龍胡曰丁丑国王之下城獨以為清国不可事不為扈
駕是何言耶答曰豈不欲從吾君但老病不得從行耳又曰
丁丑以後除拜一不受之還納官教云何也答曰国家以吾
老疾不為除職不知除拜何官而不受耶我国大小之官
皆在此孰不知之如此誕妄之說聞於何處耶又曰舟師
来時何以沮撓乎答曰吾守吾志吾告吾君国家不用吾
言微細之言何以至於他国乎龍胡曰何以謂之他国乎
答曰彼此各有境界安可不謂之他国乎三將相語使之
擡出別無怒色梧木道曰朝鮮之人言語間媕婀發說此

人應答甚快最難老人也從胡輩亦嘖〻稱强胡人别定
勤幹差使負使之扶護且令乘轎而吃路中幕次洪饋必
先之曺蔡與申得淵並令入去
朴潢當初多用銀貨於龍鄭兩胡故即還去終被幷徵拘
留於瀋中蓋朴簹為江原監司為朴潢所論遞及入瀋陽
潢深斥簹太甚仍成仇怨且累被金尚憲之重較今番朴
金之事專由於簹之唆囑
辛巳正月初九日所謂質可王者與刑部官會坐刑部請
世子及陪臣來會而金尚憲及曺蔡得淵等四人項加鐵鎖
合結兩手先坐刑部門外先問金尚憲則所答一如灣上問
答而當其入刑部時亦負於人而行至於偃臥如前胡人不
為啊禁得淵亦如金負行則胡人以杖打之曰犬子犬子汝

欲效金某耶次問曹漢英曰爾之陳疏何事也答曰國王久在
調攝中罕接臣鄰請於卧内頻接大臣講論治道而已爲一
横議則豈於丁丑登萊送舟師時爲兵郎與調軍兵乎其
無他意可知矣蔡以恒曰鄉人無預朝家事只以賦役偏
重陳疏胡曰賦役何事也蔡曰量田後田税刷馬之法以
前煩重者也更問得淵曰曹蔡與爾所言何相左也得淵曰
此皆吾在瀋陽時事也龍胡歳問之際只以所聞言之疏中
辭意則果未知矣刑部官三人使鄭命壽傳言曰金尚憲
丙子之前横議紛紜使國家傾危尚不知悔猶踵前習曹
漢英疏請頻接臣僚者必是陳爲不善之事蔡疏徭役煩重
之説必指歳幣軍粮而言也中得淵夫馬調送時陳疏作梗
發告曹蔡及已相面乃反曚矓四人一叢當死云龍胥大

等来言於　世子館曰金曹等罪初以死論以為今番出去
時十二件事本国皆以自服金甚等亦即入送朝廷之失
皆乱勿論金曹等罪亦當思量以處云仍拘留五臣於別
館

執義趙絅大言於朝曰金尚憲之事專由於柳碩輩論劾
遠播胡中以至於此胡人尚知敬歎而我国之人反不如
犬羊云矣　辛巳十二月金尚憲得病將至不救　世子言於
龍胡汗出送金以下四臣使之拘留於灣上而出来時若除
路則領来胡將必下馬扶引金所乘之車可知醜虜尊敬
之至也

壬午正月初三日五臣到灣上即疏上伏以臣等羈縶異域
再罹寒暑枯形危喘與死為期伏蒙天地父母之仁德動遠邇

誠感上下脫之於鼎鑊刀俎之間還之於乳哺衽席之內再生之恩如骨而肉生此非臣等之力所能仰報而玉關雖入長安尚遠不得趨詣闕庭少伸微悃無任瞻天望日感激流涕之至又上書于　王世子曰伏以一言可以回生一言可以赴死此至仁之心與天地同其德者也舊聞斯語於身親遭無妄被灾同陷不測一年牢囚死亡無日邸下哀而愍之軫念不已感動之效終致影響其聖上矜恤之心而法皇天仁聖之道皆至矣盡矣又非特臣等區區私情之所感戴也臣等抑有所不能堪者身出栫棘心係軒墀日夕延頸如聆玉音弱子慈母未足喻其情也一朝蒙恩脫身獨歸而蒼黃驅迫竟阻祗謁轉眄之頃已屬行館一步一滂肝腸如煎今到龍灣食息已定自今至死皆　邸下

之賜臣等無任北望感泣之至謹昧死以達

傳曰申得淵之事極爲駭怪奉命之官雖鈇鉞前當不避而遠能走還多陷他人尚不施罰者爲其方係清国今姑削奪官爵

丙子之亂扶植綱常者只是金尚憲鄭蘊兩人而已鄭蘊患風痺卒于辛巳六月二十一日金尚憲尚存拘縶故本末曲折不憚縷〻詳載于此

頃者胡差之来領相洪瑞鳳吏判李顯英等在灣上爲龍胡脅持無一事不争我民及漢人萬死逃還者向化之来我土生長子孫者八路守令方伯不問真僞惟務多送免彼嗔怒及至偪局點閱之際父子兄弟之相訣去留者斷指爲贈流血滿庭古今天地安有如此慘怛者守聞之者莫

不酸鼻龍胡所得三件人不知其幾千百而緊欲無厭使以
百名追送領相吏判遠接使等以百為多反以随得随送為約
文着押而給之厥後彼輩每々催督還為日後無窮之弊
良可歎也
鄭命壽本我　国殷山官奴也備局議啓拜知事下送官教
則命壽曰天恩感激即當肅拜煩不能敢夜深後擇其浄
潔處當東向拜謝云矣
辛巳春瀋陽又使送砲手一千騎馬一百匹牵夫五百人
以柳琳為將趂三月二十日逢點於瀋陽故柳琳統制使
以送而軍餉兇械自我国陸續入来林慶業與軍兵自海
州衛撤戍而還柳琳入往瀋陽與胡王胡將往攻中朝祖摠兵
所守錦州衛得其羅城合圍累月與天兵之自松山赴來

援者搖戰時星州居砲手李士龍囊佩四十餘介九虛放見覺
為胡將所殺蓋士龍雖是軍卒本士族孽子也行事與常
漢自別及其發行謂其家人曰若聞與中朝相戰之日當為
我忌辰云其志已定及聞其死莫不悲之牧使崔有淵作文
親祭之五月胡稱以進代又使發送砲手五百而大將以年
少武將定送云以統制使柳珽益為將發近道御營軍六月
逢點入送
中朝之王都事稱名入領二百舡來泊龍川欲傳皇勅及
覓眼印信平安監司鄭太和兵使李顯達沿江列陣多發
大砲王都事還入海中而前都承旨沈演為兩西都巡察
使林慶業為白衣別將李稑為從事官御漢舡不得下陸
沈演辭朝時引見請以干戈從事 上以臨時相機為教

壬午二月松山站王廷臣約為内應胡人猶不信使有罪
立功自效試為先登廷臣之黨扶服以上本月十八日終
致失守城中之人皆為屠殺只是廷臣將官親切者十三
人不殺設宴犒師洪軍門承疇亦為皇朝文士之降虜承
疇為始云得城中銀貨二十餘萬两粮餉足支數年云松
山站將中祖大樂即揔兵大壽之弟也九王右真王在錦
州送祖大樂城中使誘其兄則三月初八日大壽率其官
下百餘名將官二十餘人出往於九王會處諸王設宴抬
我国大將以下視之諸王抄出甲騎八千名入城守堞而
漢兵稱以分擄八高山移去伊州衛使其妻子出城後甲
丁則盡殺而其中漢兵及蒙古清兵格奴亦死傷頗多
而終至敗衄我国大將以下各給賞銀盖錦州城中飢死

者甚多軍兵亦不多想被圍經年中朝不為救援使至於
此天下事已無可言而祖大壽以天下名將偷生犬羊誠
可痛惋汗入門擊鼓會諸將受賀請　世子隨參
我国之軍兵只留若干而前後赴者益為撤還我軍當初
入去之時如就死地及到彼境汗及胡王以下無不厚待益
給其戰中所得之物到今人皆感悦盛称其威德咸有歆羨
願行之意
中朝議和汗出送二師李景奭問其可和與否其書曰朕
自興明朝搆兵以来每見生民死傷太多心實不忍屢欲和
好奈何明朝君臣妄自尊大其視軍民之塗炭毫不関心
竟不欲和及諸王国困錦州十三萬援兵頃刻覆没始懼
而欲和乃令錦衣衛官一員職方司官一員摠兵官二員

至軍門前請成諸王以其無御寶書札拒回者三次嗣後二齎
御寶書札其來官與我臣接見時正是遜辭恭敬自居其下
不似曩者矣諸臣悉以情狀來奏朕閱所用明朝皇帝之
寶大而稍偏初疑而不信乃以示所獲軍門洪承疇承疇云
此寶實札真的無疑云況壬申年皇帝征漢兒時張家江
沈巡撫六月二十八日盟誓之事明朝皇帝亦明之知但不勝
文臣浮議故罷巡撫之任後復命會議和事又為文臣所
沮遂寢其事此事請和決非虛語云云朕初以彼之請和不
過設計誑誘欲免錦州四城之難亦未深信今復遣官至
朕思四城已破援兵已絕加以飢饉荐臻竊盗蜂起流賊轉
熾蓋迫于不得不和耳朕想近日我之藩服不為不多強
國不為不廣彼既請和意欲成和而共享太平之福諸王

貝勒等或謂明朝時勢已衰正宜乘此機會攻取北京安
用和為但念征戰不已死傷必衆固有所不忍縱蒙天眷
得成一統〻豈有長生之人子〻孫〻寧有〻守不絶之
理乎昔大金曾亦一統今安在哉朕之真心如此諸王等
所見如彼進取與和好二者孰善以王誼屬一體故降勅
商議宜陳其所見勿得隱諱

義州品官崔孝逸盗賣其田宅家藏買舡入中朝方為
把摠云故胡人使細作漢人出送于孝逸族屬之在於渕
西處佯若自中朝來者然察傳安否使之捧書以來云則彼
皆信之不疑書給諺札備盗曲折其中一款乃義州府尹
黄一皓亦欲服甬之所為曲護私黨云辛巳五月胡送差二
人直入關中屏去承旨史官與上附耳語仍納崔族諺書則

崔族屬之名在書中者盡命拿來一番棒招然後胡差使
本国照律右相姜碩期欲律之絶島安置領相李聖求右
相申景禛直以處斬擬律姜争之不得即為起出本月初
九日兩胡及鄭命壽出南別殿外踞坐繩床使領相以下
百官列立崔族張厚健等十一人及黄參知一皓一時斬殺血
流波道此古史中亦未有之變令人氣塞黄乃止從容略無
怖色吏曹參議李德洙在傍呼其字曰平生欲為国事今
乃狼死誠可憐也黄曰我死猶勝於令輩之生云黄有八十
歲老母人皆痛惻如喪親戚黄一皓字翼龍故名宰判書
愼之養子也為人慷慨擔當国事人以此尤惜之往年
上命因崔之一族前領相洪瑞鳳廢劉放釋胡差知之招
致洪相於庭中致辱無數領相李聖求與鄭命壽問答

之際謂聖求曰台言出於口者反不如我肚閒而聖求不以
爲恥笑謂命壽吾子不久當入質瀋中今須愛之云命壽
托以房妓非美色欲出求閭家日賂千兩銀子以悅其心
令番接待之厚信於曩者矣胡差之還言於 上曰今行
有所處置請與禁府堂上使之隨去則胡差到關西推族
勿問親疏十五人又爲盡殺而去
張襄軒顯光經變後祭家廟爲文告之曰在家不肯在國死
益永　擬填溝壑仍入永川深谷立出藏書堂更不還家
乃終於此前吏曹正郎金慶餘托於以親病不仕除拜金郊察
訪亦不起朝廷論以厭避徒配本驛放還之後屢拜兩司長及
玉堂應敎亦不起慎天翊李必行亦屢拜兩司亞長而並不仕
中朝太僕卿張春壬戌生辛未年以監軍御史到遼上虜之

八寇時被擄窘辱萬端終不屈置之無人之境經年不死然
後虜亦服其興義移置瀋陽汗所居至近之地為構精舍
數間使少僧二人侍側任使所供極備或有脅降之言則
必以刃加頸虜還止之坐必北向對人不語足不履地每
曉起拜祝天以一句詩春祝貼門曰勁節凌霜竹丹忱向日
葵為人短小精悍頗如其心年八十辛巳三月因病卒瀋
陽胡俗以火為葬而令於張哀殮殯衣服汗使孔耿皆用
華制葬於中朝往來路傍恐有掘取之患定以守塚二人
經年乃罷

韓興一名甬徵脫其所着更被新衣曰初見他国之人不
可不整其儀表先自入拜言于賊曰国舅姜頭卿亦在此云
蓋欲指八以混其跡也姜托病跌躄久而不前賊竟捨去姜初

欲自決嬪宮亦從死矣爲兩大君所挽不果其意
遠近士族婦人之被擄者非一而李敏求妻及其兩婦之
事人皆唾罵言之醜也敏求以其妻爲死於嘉山称以節
作誌銘盛道其美求文字於東陽尉申翊聖人皆笑之
妻妾之續還者無不懷舊同居獨新豊府院君張維以爲失
節之人不可爲配而已奉先祀陳疏請令子改娶領議政崔
鳴吉回啓〻辭曰如此則怨女必多不可不慮遂爲防啓
及張維死厥夫人更爲上言 上命只許此人勿以爲例
臺諫論江都諸將失律之罪初以按律啓張紳金慶徵李
敏求等張紳賜死而不爲決案 上命自盡厥家在西小門
外自縊其家禁府都事亦不親見以此都事見罷人言藉
〻疑其逃生至於承旨洪憲啓於 榻前請剖棺 上不許

金慶徵則臺論初謫江界判書金時讓及叅判俞伯曾等疏更[發]臺論又爭拿来賜死敏求圍籬寧邊姜晉昕以不能禦賊渡海配遠地臺臣更請拿来梟市忠清水營軍官及下卒請關號哭累度上書於備局伸其寃竟不免於死初與慶徵同在禁府聞賜死 命下慶徵號哭失儀晉昕笑謂慶徵曰雖哭終日可免乎飲食自若以其實劍授僧者曰此是利劍以此速斬我而持去盖江都力戰無如晉昕而終至於死且臨死又從容如此、誠壯士之有所守者人皆惜之水營軍卒皆少長皆追思垂涕如悲親戚云

尹煌俞榥李一相俱以斥和尹俞中道付處李遠竄説書俞棨曾在南漢請斬金瑬言甚截趙絅曾論洪瑞鳳三公同議定罪俞棨付處趙門黜其後因臺啓趙蒙釋

洪翼漢時爲平壤庶尹賊回軍時定差使員甑山縣令遏
大中押送虜營大中束縛困辱使不得飮食翼漢哀乞
解縛不聽卽二月十二日也十八到龍灣二十日到通遠堡
胡人來問遠來之由出食厚饋此雖犬羊猶勝大中也二
十五日到瀋陽汗令禮部設宴享于館所似無毒害之意
三月踏青日有詩曰陽坡細草折新胎孤鳥樊籠意轉
哀荊俗踏青心外事錦城浮白夢中來風翻夜動石隹山
動雲入春澌月窟開飢渴莫能聊縷命百年今日淚沾
腮初七日招問時翼漢抗言不屈以文字書示曰朝鮮國累
臣洪翼漢斥和事意歷〻可陳而但語音不相慣曉敢以
文墨替白夫四海之內皆可爲兄弟而天下無兩父之子朝鮮
素以禮義相尙諫臣惟以直截爲風故上年春適授言責之

任聞金国將渝盟稱帝心以為若果渝盟即是悖兄弟也若果稱帝則是二天子也門庭之內豈有悖兄弟哉覆載之間豈有二天子哉況金国之於朝鮮初有交鄰之約而先背之太明之於朝鮮舊有字小之恩而深結之忘深結之大恩事先背之空約於理甚不近於事甚不當故首建此議欲守禮義者是臣職耳豈有他哉但臣子職分義當盡忠孝而已上有君親俱不得扶護而安全之今 王世子大君皆為俘老母存歿亦不知之良由一疏之浪陳以致国家禍敗揆諸忠孝之道掃地盡矣自究乃罪可殺同赦雖萬被誅戮實所甘心血一釁鼓魂去飛天歸遊故國快哉快哉此外更無所言惟願速死速死汗見此書大怒別因其隨行奴僕使不得相通仍即出其奴於我国厥後事情邈然不

聞而或言初十日被害云三月初三日以前之事皆出於翼漢日
記中厥妻及兩子俱死於賊鋒老母一女得存
吳達濟有寄家四詩其思親詩曰風塵南北各浮萍誰謂相
分有此行別日兩兒同拜母來時一子獨趨庭絕裾已負三遷教
泣線空悲寸艸情關塞路脩西影暮此生何路更歸寧其
思君詩曰孤臣義正心無怍　聖主恩深死亦輕最是平生無
限痛北堂虛負倚閭情其思兄詩曰南漢當時就死身楚囚
猶作未歸臣西來幾灑思兄淚東望遙憐憶弟人魂逐征
鴻悲隻影夢驚池草憶殘春想當彩服趨庭日忍把何
事慰　老親其贈內詩曰琴瑟恩情重相逢未二朞今成
萬里別虛負百年期地濶書難寄山長夢亦遲吾生
未可卜須護腹中兒哀辭苦意備載於此聞者莫不悲之

或云與尹集同時撕殺或云幽於深處已經累年尚無消
息想已見殺矣
尹榮即集之兄亦人才也丙子色郡為南陽府使向化引
賊入府見執不屈罵賊而死
丙子冬廢主自江都移圍於喬桐丁丑出城後申景禛具
宏申景瑗申景禋洪振道等聯名貽書于京畿水使申景
珍使之從便善處蓋潛害之意也景珍不從二月自喬桐
又移於濟州也有武人求為別將以為立功之地而不得
焉蓋景禛等之餘意也辛巳七月初二日卒于濟州
賊兵回還時留孔有德耿仲明等兩賊與我國合勢以犯
椵島孔耿初以唐將習於舟師反據山東為天朝所擊浮
海投賊者也我國以柳琳為首將林慶業為副隨孔耿同

犯椵島〻在海中非但泊舟甚難固設火炮賊累月不敢
犯間策於我国両将辭以不知賊或盛國誘慶業曰島之
一面但山〻下海水相通島人不設備於此若乘夜擧舡踰
山潛渡以八可以陷之賊大善其計一如林言終以此謀陷
椵島慶業佯托逗留多殺賊兵而陷島之專出於此人及
其八島我国之人殺掠漢人有甚於奴賊島人僅以五六
舡浮海逃生都督沈〻魁率手下兵数百登山賊誘之曰汝
若來降富貴可全〻〻魁使人答曰我為大明之臣死則死
己豈降於犬羊乎賊專力圍攻皆死於鋒刃之下無一人
降者〻〻魁素是買賣賤隷終建大節誠天下之烈士也當
賊之攻島也朝廷預先潛通而畏賊威竟不能焉以至於
此自汗以下四月内次旁渡江慶業以攻島之功多受賊賞

當變初全羅右水使成夏宗左水使安夢尹統虞侯黃㵠領舟師赴不上來到處遲留到在江都一日程聞賊已殲滔島亦不赴難泛外洋往喬桐及出城之後皆退還本鎮其後夏宗陞拜濟牧夢尹配於正方未久蒙放㵠只爲罷職旋爲叙用

杞平君俞伯曾上疏畧曰尹昉金瑬之誤国臣之正月疏已盡其大畧矣正月以後尹昉金瑬之罪臣請條陳焉上年秋夏以前瑬之所和論議其峻至曰清国不當書信使不當送及 殿下特下敵若深入體察難免其罪之教乃反附會和議尹集縛送尹煌等之論罪瑬實主張山城被圍身爲將相終使君父出城而未嘗一番引咎元帥以下之擬罪偃然擬當之初清人之請出東宮也瑬即勸出願爲

隨行及夫北轅也辭以老病人臣分義果安在哉丞人誑
誘守堞之卒群聚闕下請出斥和臣軍情一動爭欲刺刃
瑬腹自知難免使李弘胄代領其衆 殿下以瑬為忠於君
耶為身謀耶瑬以質子慶徵官高遭喪懸錄名下具宏大
言曰東宮爵位不及於慶徵耶 中殿之初朞纔過慶徵
獨在母喪耶瑬即寢其事上年龍胡之來也備局陳絶和
之計政院謄為有旨傳於撥上見露於清人若送斥和人
則其時廟堂當之年少之人奚罪焉趙絅俞棨皆得罪大
臣者也自為匿罪未嘗聞也其他平日受賂無厭循私蔑
法忘君負國特其餘事須者犒賞之日以馬賞瑬云前日
賊若深入則體察難免之教 殿下無乃忘之耶臘月二十
九日之戰一出於瑬之指揮壯士多死士氣大挫反歸罪於

中景禋黃緆至於棍打此何異桓溫之敗枋頭而罪袁真
也尹昉則久在相位越視秦瘠罪不容誅而變生之初旣
受廟社之托其責不其重乎金慶徵之為檢察使出於塗
之自薦蓋為一家避難之計也當入江都也先濟其家屬
卜馱令廟社嬪宮留津頭三日不得濟內官金仁不勝其
憤失聲痛哭此人非但 殿下之罪人乃金仁之罪人也
又以令旗濟其親切之人致令士民彌滿於江邊沒數被
擄如是者非一可勝痛哉為太臣者若以此罪歸慶徵之
首則張紳何以逃去江都何以陷沒金尚容何至於自決
乎計不出此而任他狂童所為不能有無於其間昉焉得
無罪嗚呼望風奔潰何代無之而不有宗社嬪宮有如
慶徵乎棄其母如棄弊屣亦有如慶徵者乎兩司承塗旨

沒其重罪草〻塞責之態臣不忍正視也慶徵以敏求爲
勝己一動一靜無不問於敏求江都呼敏求爲慶徵乳母
敏求之罪與慶徵何異哉津頭之將失守也急奉廟社請
嬪宮大君從後門馳出則可以乘船而昉乃縮頸鼠竄匿
於民家爲內官所得非但廟社汚衊散失終乃拜手虜陣
此則 殿下在山城之日也昉之罪如此而只以廟主散失
止於罷職公論何時得見乎張紳臨決不服可於本罪加一
等而使之自盡自古安有自盡之軍律乎其實不與殺何
異哉頃於憲府之啓有曰若重罪犯循私停啓使死者
不服
殿下旣知張紳之獨死爲寃而慶徵之不死爲失刑則誰
憚而必待兩司之論乎合啓之啓有曰元勳獨子不忍加

瀆此又不以慶徽爲無罪也若連啓不已則恐必蒙允即發傳啓之箚聞爲大司憲金南重所沮翌日又停合啓即停惟意所欲墜之勢重耶輕耶元勲之子比之於宗社則孰重孰輕無乃 殿下視宗社嬪宮不及慶徽耶抑畏溪之權勢不能行法欲假手於兩司耶 殿下尚此畏之兩司獨不畏之乎沈諿以假王子假大臣之說訴請人因此轉輾国事終至於大誤其時不斬其頭而尚保首領可勝痛哉臣言昉墜之事被罪曾未半年又發妄談利於身乎利於国乎願 殿下深思焉 留中不下

南漢扈從蔭官及士子守堞軍士設文武科文士論頒武士弓銃以十五放一中以上入格文科鄭知和等十餘人武科七千餘人京外公私賤及都監炮手皆與焉朝庭難

以處置以一千為局稱以国出身若係前為賊業則自中
有罰故失其所業無以衣食洛下賊黨之横行凡百物價
之騰貴皆由於此識者憂之
丁丑至月金汗號為封王送差使胡稱為天使其書號勅
書汗自稱清国奉天承運皇帝書曰天地布寒暖之節帝
王操賞罰之功雖殺賊昔無常故恩威之異用念爾朝鮮
係我鄰国往來行李不啻兄弟朕方期金石之堅王忽起
豢商之異拒我信使戒爾邊臣爾實興戎朕方耀武雖云
聲罪而致討雖圖南面而回心王今既悔前非朕豈仍念
舊惡從前創始嘉與惟新既定藩封爰錫傳国之印宜中
新命用須同文之符特遣使臣齎捧印誥仍封爾為朝鮮
王乃嘉恭順金章寶冊重新作我藩屛帶河礪山不改立

一時之名分定萬載之綱常善始令終永保乎康之福欲之懋哉勿替帝命又頒勅喻曰朕惟禮不廢玉帛賞以勸忠所從來久矣念爾歸命宜有封錫今特遣英俄兒代馬付達戴雲封爾国王齎印並貂裘鞍馬王其祗受以見朕優賚至意故諭給朝鮮国王黑狐皮一張玄狐皮一領紫狐皮一百張駿馬一匹玲瓏鞍一部崇德二年十月二十日（所謂英俄兒代即龍湖馬付達即馬胡骨大付大乃職名云矣）踏印上有篆文四字下有二件蒙書一件無印而書中說話蓋我国向化刷還漢人接置緣由諸文漢人刷還被擄逃還驛官三人刷還猎馬盜者推給三公六卿及士大夫家相為婚姻美色侍女八送等事也龍骨大等到我境作孽受賂因有紀極而至於勒納房妓遠接使李景曾累度防塞且為啓稟龍胡

致辱無數朝廷不得已許之自此以後各邑妓生逐日入房適意者往来輦行到京又以醫女巫女八之厥後化出我国者遂以為例少有怒意擊打士夫有同奴隷兵曹佐郎邊虎吉被杖得病而死三公六卿及士大夫家十二人定婚姻預報瀋中汗謂遠來有弊罷之釋各道妓生十餘人以充侍女厥後汗使更勿送

出城後南漢望月對峯加築曲城爵於山城胡差往使之即撤且於三田浦使立勝捷碑作彩閣設層堦立崇碑其中圍以垣工役浩大且巧大提學李景奭製文參知吳竣書之參判呂爾徵篆之而清國及蒙古番文並書一面其文曰崇德元年冬十有二月皇帝懷和自我始赫然怒以武臨之直擣而東莫敢有抗者時我寡君棲于南漢凜凜

若履春氷而待白日者殆五旬東南諸道兵相繼而崩潰
西北師逗撓峽內不能進一步城中食且盡當此之時以
大兵薄城如霜風之捲秋蘀燼火之燎鴻毛而皇帝以不
殺為武惟布德是先降勑諭之曰来朕全爾否屠之有若
英馬諸大將承皇命相續於道於是寡君集文武諸臣謂
曰予托和好于大邦十年于茲矣由予昏惑自速天討萬
姓魚肉罪在予一人皇帝猶不忍屠殺諭之如此予曷敢
不欽承以上全我宗社下保我生靈乎大臣協贊之遂從
數十騎詣軍前請罪皇帝乃優之以禮拊之以恩一見而
推心腹復有錫賚之恩遍及從臣禮罷即還我寡君于都
城立召兵之南下者振旅而西禁暴勸農遠近之雉鳥散
者咸復厥居環東土數千里山河即依舊矣霜雪變為陽

春枯旱轉爲時雨既亡而復存已絶而還續此實古昔以來所罕見者也漢水上流三田之浦南卽皇帝駐蹕之所也壇場在焉我寡君爰命水部就壇所增而高大之又伐石而碑之垂之永久以彰夫皇帝之功德直與造化而同流也豈特我小邦世〻永賴抑亦大朝仁聲威義無遠而不服者未始不基于玆也顧摹天地之大畫日月之明不足以髣髴其萬一謹載其大畧銘曰天降霜露載肅載育惟帝則之並布威德皇帝東征十萬其師殷〻轟〻如虎如貔西蕃窮髮暨夫北落執殳前驅厥靈赫〻皇帝孔仁誕降恩言十行昭回既嚴且溫始迷不知自貽伊慼帝有明命如寐之覺我后祗服相率而歸匪惟怛威惟德之依皇帝嘉之澤洽禮優載色載笑爰束干戈何以錫之駿馬

輕裘都人士女乃歌乃謳我后言旋皇帝班賜皇帝班師
　活哀我蕩析勸我穡事釡甑依舊翠壇維新枯骨承
肉寒荄復春盲石寃〻大江之頭萬載三韓皇帝之休
百官賞加金尚憲辭資上疏曰臣本病人加以年老悖眊
隕心於擢髮數罪之語失性於天地翻覆之際形存心死
有同土木死復有立朝從仕之望轉輾流落朝夕待盡不
意伏聞南漢扈從諸臣俱受賞加而臣名亦在其中臣始
焉驚疑終焉慚懼涉月經旬愈不自安方駕臣出城也大
臣輒敢爭勸出城而敢以死守之義每陳　榻前臣罪一
也降書文字所不忍見手毀其草痛哭廟堂臣罪二也雨
宮親詣敵營臣既不能碎首馬前又不得從行臣罪三也
臣負此三罪尚逭刑章豈敢與諸臣之終始羈勒者均蒙

懇發也伏乞 殿下亟收成名以嚴勸懲之道如臣濫厠必

[illegible]有公論改正之事遠伏荒野聞見不逮猥此煩瀆冗乃謬

乎且臣伏念寒暑不暇則裹蔫不可廢敵国未滅則戰守

不可忘伏願 殿下克勵薪膽之志增修保障之地免使

国家再辱焉嗚呼毋信一時之要盟忘前日之大德毋

過恃庸狼之仁毋殄絶父母之邦誰能以此為 殿下懇

〻陳戒乎夫以千里為隣人役古今所着每想 先王奏丈

萬折必東之語不覺沾衣也伏願 殿下念之哉臣無感

迷亂又復無發臣罪萬死

江都錄 此書人多傳者而與石本異同相左又或補遺故因尾之以為覽者參詳焉

丙子十二月十二日義州府尹林慶業馳啓云賊已到九
連城十三日兵使柳琳啓虜兵到安州十四日曉都元師
金自點啓前鋒已及鳳山朝野洶洶以判尹金慶徵差檢
察使為江都障守之任 上問體察瑬曰卿子可堪此任
否曰慶徵无他才能至於捍守曷敢不盡於是以李敏求
副提學為副八守江都平明命領議政尹昉元任大臣金尚容禮曹
判書趙翼叅判呂爾徵正郎崔時遇社稷令閔光勳宗廟令閔祈直長李
義遵奉事呂爾弘叅奉池鳳遂柳邁奉廟社主而行鳳林麟坪
兩大君奉嬪宮淑儀元孫一時發行兩大君夫人諸宮人
駙馬公主王孫宰相朴東善判府事鄭光績前判書李尚吉同知鄭
孝誠以老病宰相因承傳入往承旨韓與一以賓客侍奉点

隨行前掌令鄭百亨 奉常正趙希進 修撰洪命一 工曹佐郞李行進 兵曹佐郞朴宗阜 承文正字鄭泰齊 林嶟 學諭尹濤 監察李傳 柳益慶 弼善尹烇 翊贊姜渭濱 前參議沈之源 前校理尹鳴殷 修撰李一相 都事奇晥 獻納邊潝 直講邊復一 前縣監沈東龜 僉正李士珪 禁府都事李時苾
皆未及扈行從后追入日晡時
上率春宮出慶昌宮而前隊未及青郊賊鋒已及 上度
不及得達于江都遂上崇禮門樓與大臣方論應變之策
把摠池汝海出奏曰賊兵倍日馳卒困馬疲令借臣鐵騎
三百衝鋒迸搏半日之內龍馬兩將之頭獻于行在大臣
叱退吏判崔鳴吉進曰臣當迎見龍馬兩將以之緩其鋒
遂與同知李景稷持斗酒出迎于西郊仍令軆相金瑬率
訓鍊院炮手及御營軍出陣新門外為邀截之計遂閉崇

禮門 上回蹕由銅峴出水口門入廣州山城仍命沈器遠為留都大將體相及訓鍊大將申景禛曾捲兵入山城變出頃刻城中士女顛倒分泒老弱徒跣徑踏氷雪啼涕蛙吁欄道塡門自東門出者由楊州廣州依險而入抵于關東或轉向嶺南自南門出道者由仁川南陽遵海而走或入島中或轉湖南嗚呼飢渴餘事鳥竄魚駭子失其母妻失其夫骨肉相離風餐露宿嗟何言哉茍以賊騎直向南城避亂士女得免急手而所謂檢察自恃金湯不通津渡嬪宮到甲串三日不渡金慶徵汝豈忍為此留守張紳聞之言於慶徵僅以船濟嬪宮既入江都慶徵家屬已滿城中二十三四日通津金浦士女及洛中奔竄之族百萬餘人籠岸蔽野泣號求濟而津路斷絶俄而賊騎至一瞬

之間如風掃葉或被搶掠或投江水慘不忍言
大駕出城之日命户曹佐郎任善伯與正郎許壿使之守
留賊兵衝過之後晝則避伏於白岳夜則還守本曹已過
又晝夜賊勢漸張將不得守迺與留都大將及叅議南誸
相議潛運常平倉銀子一萬二千餘兩本曹紬緞青布等
物藏匿於白岳山中擇輕寶五千餘駄送于通津等地處
被賊掠使任善伯領入江都乃於二十一日冒夜潛行由
白岳山自弘濟院從間道二十二日到江都翌日賊搶掠
津頭其後許壿死於亂兵
金慶徵以江都負海依險雖以百萬賊兵來臨必不敢飛
渡一島晏然无備大臣疲弱不能節制帥臣驕傲專尚使
氣政出多門事々矛盾慶徵日與親屬開門談笑杯酒酣

戲賊圍孤城 主上戎衣暴露而一度狀啓不思馳閒携
妻弄子偃卧煖堗 至尊親犯矢石觸冒風雪而慶徵則
錦障重裘滿堂歌笑 至尊麤食糲飯食不甘味而慶徵
則擊鮮烹膏終日醉飽慷慨忠憤之士謗責相續塞耳不
納且每時揚言曰父為都體察使子為都檢察使為国家
非吾父子而誰進士沈熙世尹亶承等呈書聲責曰薪膽即
事杯酒非時云慶徵敏求終不聽用於是臣僚懷憤軍卒
解體一島之變將崩身串以下燕尾以北无一人持杖者
矣
分司以三南散亡軍卒督發事命李敏求從海道巡視
列邑慶徵又不許送領相一日坐備局招慶徵曰汝年幾
何安敢乃爾汝父奉 主上在圍城中朝夕危急汝不念

主危又不念老父守三南督護在所急務而汝何敢循
私容護斂求斂求之爲汝何用久矣汝年幾何汝何敢乃
爾慶徵退以發怒投印於地曰此事吾所不知斂求不安
亦許往乃捉大船盈載家屬贖日治裝尹相聞曰安有妻
子副察使守若此輩雖往徒求飽於列邑而已不如不送
斂求遂不往自賊中逃敀人來言曰賊屯聚三江撤屋材
或造者皮船或造童車其意蓋在江都也慶徵曰江氷尚
堅豈能陸地行船乎
正月二十六日初更適津假守金廸急走奔告曰賊或以
駱駝載船或以童車載船已向甲串夜潮將渡矣慶徵始
有懼色從事官李一相朴宗阜等分付把守之策分給大
箭鐵丸等物隨給隨錄又使户曹郎官放料而甲串倉積

置軍粮則不為分給在城中從容散料人莫不怔之至朝日三丈後引軍緩〻出城而士皆空拳人言體府軍器積如丘山以待今日之用矣更待何時慶徵曰在此軍需器械皆父親辦所吾何任意取用人益怔之使韓興一鄭百亨率城中避亂人分付守堞燕尾之西豊德郡守李聖淵守之燕尾之北開城留守韓仁及都事洪霆守廣城以北海崇尉尹新之守之韓興一鄭百亨任善伯各率家僮坐南門上懷恩君錦林君率諸宗親坐東門上閔光勳呂爾徵數三朝士坐西門上北門則軍數不足不能守人皆憤惋事甚急迫舍長江天塹之險欲以空拳退守毁堞之中其能禦守賊兵屯聚越邊以紅夷炮亂放聲動天地人無不摧折慶徵敏求惟惻避坐倉舍之底一軍撓亂不成列賊

以者皮船數隻載數十餘兵泛泛中流慶徵言於尹相曰
城中事甚踈吾當入城為計二大君及金尚容朴東善趙
翼趙慶錫李禶兄弟諸人亦隨入時任善伯以戶曹郎官
掌料在常平倉言于大臣曰長江天設之險也舍此欲何
之國之存亡在此一舉當整頓軍兵以為死守矣臨賊出
戰大將遠入則不但軍心沮喪亦必潰散檢察使不可遠
入大君深以為然顧謂慶徵曰金公不可遠入慶徵又退
坐倉底善伯仍告大君曰賊船輕疾如飛我國戰船難運
於潮退此不可專恃於舟師莫如布陣於鎮海樓下狹扼
處大張砲矢期於血戰且守城無異兒戲驅出城中軍卒
皆發體府軍罷專力於陣頭可也張姓一人從以力贊之
大君曰戶郎之言是矣我當走入城中軍丁軍罷親自領

來然此意不可不告於大將公急往告之善伯告於慶徵慶徵但唯唯俄而賊船一手搖櫓一手擁盾而進留守張紳以舟師大將乘潮上來未及甲串一馬場潮退而船不得運張紳坐於船上叩胸而已忠清水使姜晉昕自鷲尾亭舉師而來為賊炮所迫不得進賊船二隻到津頭官軍欲放火炮而藥濕火不發賊登岸中軍黃善身中流矢而死官軍不戰自潰於是賊乘勝四十餘船亂渡爭先呼噪之聲動山撼海慶徵敏求策馬先走乘小艇而流下與張紳同乘戰船而走趙翌季行進奮欲一戰而事無可為自投水中船人援之而活賊如入無人之境內、作隊步向府城城中之人告急於闕內嬪宮大聲痛哭步出闕門外欲為出城避海而城門已閉偪局堅不許開以諺書告危急問

迫之狀終不開門矣嬪宮自知不得脫召內官金仁徐好
行泣且言曰吾與大君同死於此地汝抱扶出城幸而渡江藏
跡於深僻處不幸不得渡隱伏於山谷生死之責汝善為
之金仁徐好行抱元孫走出城外則城門牢閉遂大呼曰
吾奉元孫欲出若不開門則當斬守門者閔光勳遂命開
門

賊已迫城金尚容即於火藥積上自焚而死權順長揮而不
去曰台監獨為好事耶遂併就灰燼中李尚吉鄭百亨鄭
孝誠洪命亨尹烇宋時榮金益謙李時稷皆自決李嘉相
死於亂兵中李聖求夫人金瑬韓西平夫人呂爾徵李昭
漢夫人慶徵妻皆死之鄭百昌妻亦縊死李敏求妻為賊
所執二子元揆重揆并被殺當時婦人之殉死及被虜不可

勝記而此其尤著者也前都正沈誢乃許之尤也其任東萊
縣致江口請出避而誢曰国破家亡生復何為吾之死決矣
遂正朝服北面再拜索紙笔書遺䟽曰宗社已矣无可徃
矣臣今一死以報国恩手持外孫朴長遠顧謂夫人曰情
同百年義共一死我為忠臣君獨不為忠臣之妻乎夫人
曰夫死於忠妻死於貞潔身同歸實所甘心遂相對而縊
賊到城門外誘之曰我之来此将以為和好也聞政丞在城
中云出聽我言尹昉知其无可奈何即徃見之賊謂昉曰
和事不可不入城相議速開門我軍入城我軍居左貴陣
居右議和可也昉不得已開門引入賊始如其約分隊兩
邊而已逼出嬪宮及大君遂縱兵大掠城中宮府閭舍焚
焼毀撤一城魚肉其免殺者皆從以縛之駢首聯顱髑髏

山積前宰後駈豕突羊狼慘不忍見於是奉出嬪宮及兩大君夫人淑儀直渡江向漢賊南出之後慘淡灰燼之中一二三歲赤子匍匐枕尸而啼或呼父呼母氣盡而仆者不計其數先是國家以江都為保障設倉峙粮為累鉅萬又自本曺銀貨布帛連絡輸置勞幾年之經營殫萬民之力竟為一豎子所誤可勝痛哉賊之圍南漢也聲言刻期舉兵將陷江都云國中大小臣民莫不驚懼而獨慶徵泠笑曰彼烏敢飛渡是誑我也畧不動念遂至大君嬪宮城下之辱慶徵諸人安得免其誅哉

嗚呼丙子之變慘矣尚忍言哉豕突之患出於倉卒旬日之内三京覆沒萬姓魚肉大駕去邠江都失守搶掠焚燹公私赤立有甚於壬辰之変終至於出城東宮大君又縶異域士族婦女之污衊上下貴賤之俘係此皆前古之所罕有也若非身親經亂詳盡記實則後世何得以知之壬辰纔經五十年當時被兵之人尚多存者昧〻然若往古然可勝歎哉壬辰記事之書皇朝傳信錄載其中朝將士東征之事西崖懲毖錄載其扈駕西行之事且及其所聞中象村亦記其畧干而十究其七八余嘗恨之今著丙子録先叙其起禍之由次及以目見之詳若其傳聞者旁搜廣訊博采群言毋論細大靡不畢擧人之賢否事之是非不問親疎據實直書取自比於野史時移世遠或恐遺失忘

其僣越偹載于此後之覽者幾若眼聲則未必無少補云爾

桃戈誌下編終